

十月怀胎

Having Faith



[美] 桑德拉·斯坦格雷伯 著

一个生态学家 成为**母亲**的历程

华仲乐 译

AN ECOLOGIST'S JOURNEY TO MOTHERHOOD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 桑德拉·斯坦格雷伯 著
华仲乐 译

十月
怀胎

一个生态学家
成为**母亲**的历程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月怀胎 / (美) 斯坦格雷伯 (Steingraber, S.) 著; 华仲乐译.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4

书名原文: *Having Faith: An Ecologist's Journey to Motherhood*

ISBN 7-5327-3278-9

I. 十... II. ①斯...②华... III. 胎儿—生长发育—基本知识
IV. R71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205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十月怀胎

——一个生态学家成为母亲的历程

〔美〕桑德拉·斯坦格雷伯 著

华仲乐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一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3 字数 233,000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7-5327-3278-9/Q·005

定价: 23.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者的话

生养哺乳,似是寻常事。有谁对此作过细微、精到的描述,坦陈在此过程中发自内心的体验?我们中又有多少人认真地想过,在母腹中度过长达10月的胎儿情况究竟如何?在母亲怀抱中哺乳又是何种情景?

正因为这样的书可能不多,也正因为我们可能常把怀孕和哺乳视为十分普通的、无庸赘言的人生经历,桑德拉·斯坦格雷伯以怀孕母亲和生态学家的双重身份写的《十月怀胎——一个生态学家成为母亲的历程》一书使我眼睛一亮。原来腹中的新生命从初时的默默无声,到中期的风云变幻,再到分娩前的鼓噪欲出,十个月的怀胎,竟是如此一个趣味盎然又深奥复杂的故事;平平常常的哺乳竟有如此多的坎坷、障碍乃至陷阱;而与两者交织在一起的,竟还有如此丰富的历史掌故、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本书人人可读,本书人人应读,这是在阅读和翻译这本书时不时出现在我脑中的一句话。我想,理由并不难说。

作者在书的前半部分按月份来描述妊娠的进展,每个月的记述有重点和亮点。下半部分关于哺乳,写过程,起伏跌宕;写论战,泾渭分明;引材料,翔实可信。有些,我们可能已经熟悉,如晨吐、羊膜穿刺术和制作基因图等;但对不少情况,我们还是知之不多、不详。比如,是什么引发最后的分娩?是胎儿的大小,还是母

亲垂体分泌的激素？还是连接母婴的胎盘发生的变化？诸如此类的有趣话题，书中比比皆是。跟着作者详细地了解一下妊娠和哺乳的全部过程，是否可以为很多正在怀孕和将来会怀孕的读者作些有益的思想准备？是否能给已经生育的母亲们提供些对愉快的或艰苦的过去可供回忆或回味的资料？

作者是位保护环境的斗士。作为一位生态学家，她写本书的目的，绝非是对一己经历自我欣赏。保护自然，保护人类生殖，保护未来的婴儿，是本书发出的最强有力的信息。作者作了大量深入的调查，发现人类的生殖和繁衍，像许多野生动物一样，受到环境污染的挑战。从上世纪50年代发生于日本的水俣病，铅、汞等重金属对胎儿脑发育的伤害，再到几乎无处不在的有机污染物的泛滥，未出世的婴儿面临着空前的威胁。新生儿畸形、早产或婴儿出生体重过轻，以及儿童因产前接触毒物而出现心智、能力低弱等问题越来越多。就在我刚译完本书时，读到报上一位女美发师生下无脑死胎的猎奇性的报道。但你是否知道，本书就记叙了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一个叫布朗斯维尔的地区，仅在1991年短短的6周里就连续出生了6个无脑婴儿，其中3人前后不足36小时相继死亡；并详细地分析了形成无脑的具体原因？而这只是本书无数环境毒物残害胎儿的例子之一。作者在回顾这些有切肤之痛、但仍未受到理应重视的灾难时，再次发出言简意赅的呼声：除了这里，我们再没有另一个天地。她引用了联合国有关文件的呼吁：儿童有权享受可以得到的最高的健康标准。每个期待自己的孩子聪明、可爱、完美无缺的母亲和父亲是不是应当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我们的孩子可能面临的危险，再采取一点理智的措施？

作者深爱大自然。在她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融合一体。当



手捧着为作基因检查而从自己腹中抽出一杯羊水时,作者浮想联翩,从饮用水想到注入水库的溪流,想到从天而降的雨,想到早餐饮用的橙汁、和入麦片的牛奶和搅入茶中的蜜,想到翠绿的瓜田、湿土中的土豆、草叶梢上的霜。书中屡屡穿插着诗一般的语言(作者本人又是诗人)。我想,对美好自然怀有深深渴望的读者,会从书中得到无穷的灵感和有益的启发。

从这本书中,读者一定会感到作者对一般人认为的家庭私事的坦率和真诚。她把幼年被领养的经历、20岁时罹患癌症的经历、与丈夫喜结连理的经历、长达两年的哺乳经历等等,都在适当的时候,有时又是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向你一一介绍。让热爱家庭、珍视生活的每一个人感到亲切,感到共鸣,在脑中引起诸多似曾相识的感受和回忆。

除了直接怀孕和哺乳的女士们,以及爱好自然或对妊娠、哺乳、家庭、婚姻等等有兴趣的读者之外,每个男士其实也都有阅读本书的理由。自然,男士们也关心自己孩子的优生优育(顺便一提,生养健康的下一代,即便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也并非与男士无关;本书也有涉及这一方面的内容)。自然,男士们也十分愿意更好地体察和体谅妻子与生育和哺乳有关的特殊情绪、感受、想法,愿意与她们分挑担子、共享欢乐。但除此之外,我想还有另一个原因:世界上的人尽管千差万别,有不同的性格、经历、事业和成就,但每一个男人,当然还有每一个女人,都在母亲的腹中得到孕育,不少人(至少中年以上的人)是吮吸母亲的乳汁长大的。尽管无人能回忆那段在子宫中的经历,甚至极少有人能模糊地记起吃奶的情景,但从作者辞真意切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见自己曾经得到的最真挚、最无私的母爱,重新感受腹中十月的温馨,补上真正人之初所缺失的一页。我们是



不是会由此而对自己的母亲,尤其是年事渐高的母亲感到更亲密些,并给予更多的回报?作为男士的一员,我愿以此与所有的男士们和女士们共勉。

我要感谢作者写出这样一本好书。如果我的翻译能对母婴保护和环境的保护起点作用,我将感到十分荣幸。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 华仲乐

于 2002 年 12 月





前言

每个怀孕的女人都会将自己的多种身份融合于这一经历之中。我是生态学家,这就意味着我会用很多的时间思考生物体与其生活其中的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当我在38岁怀孕时,我惊讶地意识到,我自己也成了一个栖息地。我的子宫就是仅有一人的一片内海。

所以,我用一个科学家的眼光向内探视,开始认真地研究起新的生命是如何由从外界环境进入女人身体的空气、食物和水的分子交织而成的这一生物戏剧。我也关注环境对怀孕和哺乳母亲构成的威胁。有毒的化学物质如何穿越坚韧厚实的胎盘?又如何进入到羊水之中?它们如何潜入乳房背后产生乳汁的球腺?如此早期地遭遇合成化学物质对孩子有何影响?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即将做母亲的我,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它们又指出了—个简明的真理:保护我们体内的生态系统,要求我们保护好体外的生态系统。

这本书是我最具个人色彩的生态调查结果。第1部分逐月描述了胎儿发育的演变过程,一个接一个月都是令人喜悦的月份,9个章节以农历上相应的每个满月的传统名称做标题。在此过程中,我探索着妊娠的无穷奥秘:晨吐带来的令人迷惑的萎靡;为什么历来无法辨识对胎儿有毒性作用的化学物;手捧一管来自



自身体内羊水时的极度兴奋；先天缺损的来源；以及某些化学污染物破坏胎儿大脑发育的多种方式等。随着产期临近，我又将注意力移向生产过程本身的生态问题。由于我想在一家大的研究性医院进行自然分娩，作为我个人的又一重身份——癌症幸存者——在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

接下来，《十月怀胎》又近距离地观察哺乳中的共生现象。因此，第2部分在乳房取代胎盘担负起哺育婴儿的任务之后，开始讲述母亲与婴儿之间生物关系纽带的重建。在这一部分中，我还仔细地对人乳的进化追根究源，论及它的抗病特征，无可比拟的促使哺乳中的婴儿大脑发育的功能等。最后，我又审视了人乳的好处——以及母亲产生乳汁的能力本身——如何因为人的食物链中有毒化学物质的存在而正在受到损害。

用印第安人助产妇卡茜·库克的话说，女人的身体是第一环境。如果世界环境受到污染，母亲身体的生态系统也不能幸免；母亲的身体受到污染，母体腹中的孩子也不会例外。这些真理应当激发我们大家行动起来——母亲们、父亲们、祖父祖母们、医生、助产士，以及每一个关心我们后代的人。

2001年1月31日

于纽约州伊萨卡

Contents



目 录

	前言	1

第1部分	I 下弦月	5
	II 饥饿月	12
	III 树汁月	32
	IV 生蛋月	61
	V 母亲月	85
	VI 玫瑰月	115
	VII 干草月	148
	VIII 嫩黍月	171
	IX 丰收月	198

第2部分	X 漫话乳房	229
	XI 面包和鱼	252
	XII 登高望远	280

	后 记 呼唤预防	319
	鸣 谢	323

第 1 部分





1998年9月26日午前

在医院的阳光室里，日光像洗热水淋浴一样，透过玻璃照射进来。我把你带到这里，我的宝贝，让你看看像矢车菊一样蓝的天空，看看波士顿这座你出生城市的石头建筑。但你却在睡觉，专心致志、一心一意地睡觉。

昨天晚上，你是偎依在我手臂弯里度过的。我紧贴着你，这样，你身体的曲线和突起就能贴于我的肚子。对我说来，一切熟悉得就像我自己的一样，而现在它们已在我腹部外边而不是在里边。（我特别能认出你脚跟的弯曲线。许多星期来，我一直隔着皮肤能感觉到，它就在我的左肋之下。）凌晨3点，你醒了。你父亲说，他在床上看着你，看见你凝视着墙上的一片光。所以，当我睡着时，他把你抱在手中，为你玩影子木偶。他说，你看得很专心——他特别强调“专心”；在他的影子戏已经做不出新花样后，你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脸上，安静地看着他，两眼纹丝不动。他说，在那一刻，他知道你将来会是怎样一个人。他说，你具有善于观察、追根究底的精神。

你的左手从包裹的毯子上方伸了出来，但你仍然没醒。你手背上的静脉网络和我的一样。我的眼睛离不开你。难怪母亲们说，她们记不清生产过程。你把我所有的脑细胞都给占领了。就是听你的呼吸声——这是个奇迹——也需要我的全部注意力。你的头发散布着海的气味。在你的耳朵后面，可以看到跳动的脉

搏。你的皮肤油亮而细腻。我忙碌地要留下你的记忆,以致我记不起我在今天以前的生活。

在玻璃房的外面,鸣禽在树间觅食和休息。有的今夜就要离开,要飞到委内瑞拉才脚沾陆地。鹤、鹁鸟和羽翼宽阔的隼已经飞往巴塔哥尼亚和巴拿马。蝙蝠正成群去肯塔基和田纳西的洞穴。在大西洋上,座头鲸正前往加勒比海。就在此刻,加拿大雁鸣叫着从魁北克省向这里飞来。这是一个开始长途旅行的好日子。

每当我看着你,我就想,现在,我不可能死去了。

我决定,你的名字叫费思。^①

① 费思(faith)在英语中意为“信念”。——译者



I

下弦月 (1月)

在伊利诺伊州卫斯理大学校园的教工专用厕所里,我正试图在一张试纸条上小便。窗外,冬季的第一场大雪下得纷纷扬扬。这实在是桩好事,因为5分钟之后,我就要到楼下为学生上讨论课;从鹅毛大雪中进入教室的学生少不了要蹬靴子、抖围巾地忙碌一番,好让他们在上课之初有点事做。

20年前,当我自己在这里当学生时,常常会想起那些学生不准进入专为教授先生们设置的房间、场所,就像我现在所在的地方,里边不知发生着什么。现在事隔多年,我作为客座作家回到母校工作一学期,同时又有作为客座艺术家的丈夫相伴,使我有机会往来于很多熟悉的大楼,打开大门进到我原先完全不知晓的这些地方。比如,教务长的私人办公室,教工饭厅,以及我现在置身其中的饰有黑色护墙板、窗户宽大的厕所,尽管地板已稍有走样,内中瓷质的设备也显得过大。

我注意着暖气装置发出的嘶嘶声。尿液溅洒在我的手指上,我可以感觉到试纸条卷曲起来,宛如巫师手中的卜棒。

几分钟以前,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刚刚结束了校友杂志编辑对我的采访。谈话之间,我的注意力全部在我是否已经怀孕上。离开下一次月经还有2天,但我有一种预感。所以,他刚一离去,

我就径直来到马路对面的药房；当年作学生时，所有的避孕用品都是在此购买的。当时，在我排队准备付款时，总担心着不要撞上哪一位教授，看到我手持的避孕套和杀精子剂。今天，以同样的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悄悄地走向同一柜台，手中拿着家用自测妊娠试验套具，希望在服务员把那只粉红盒子塞入袋子之前，不要被我的学生看见。

我把湿润的试纸条放在洗手盆呈曲线的边缘，两者都是白色，试纸条仿佛消失了。

我本来并不打算立时就干。但看了盒子背面的用法说明，我大感惊异，妊娠试验竟是如此简单、快捷。在试纸条上小便，只要3分钟时间，疑问立见分晓。此种诱惑，实难阻挡。1986年，我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作科学方面的报道时，曾就写一篇有关家用妊娠试验套具的文章作了些研究；由于我的桌上放了一叠妊娠试验的报告，还频遭白眼。当时，女人自己来诊断是否妊娠的主意仍使不少人感到不安。套具本身几乎就是完整的小小实验室。使用的尿液必须是清晨的初尿，试验者要遵从繁复的指令，还需等待半个小时。“我到底怀孕了没有？”测试者向这套化学工具发问。如果装置在试管底下的镜子中出现古怪的棕色圆环时，回答就是“是！”这多少有点像看杯中茶叶作占卜。

在出现家庭自测之前，要预知情况就得把尿样送医务技术人员。阿希海姆-仓德克试验是1927年在柏林的一家慈善医院最先使用的。该方法将可能怀孕的女子的尿液注射到未交配过的白鼠（后来也用兔子或蟾蜍）身上，然后进行解剖，观察有无排卵；如有则试验结果为阳性。这种方法需要几周时间。在阿希海姆-仓德克试验使用前，妇女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来获知是否怀孕。对某些人来说，这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而现在，阳性妊娠试验只



是在塑料试纸条上出现两道色杠,所需时间少于刷一次牙。

我在表上看了一下开始的时间,然后,非常有意识地从窗户朝外看。穿过停车场是宿舍楼,我当年就是在那里失去童贞的。再往前去,是老的科学大楼,在那里,我花去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学习无脊椎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和有机化学。就在那幢楼里,有一个胚胎学实验室,在里面我曾成功地移植了一个鸡胚胎的初见端倪的翅芽。真是奇怪,我竟是在紧张地沉浸在生殖生物学学业之时,开始了性生活的。有多少个白天,我仔细地端视着显微镜下的胚胎组织切片,完全被它的运作之美所征服;而到了夜晚则在宿舍与男友交欢,想尽方法不使精子和卵子偶遇。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现在看来如此短暂的年代,有时甚至会怀疑当初的事是否真正有过:从1973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①的裁决,到80年代初艾滋病的突然降临。在这些短短的头,性所展示的诱人的玫瑰色里,尚未显露毁灭或死亡的杀机。现在,我回来了,结了婚,无须再操心避孕,但比起刚刚会解剖鸡胚胎的我,年岁已长了一倍。

雪下得更大了,四方形草地上棕色的枯草已消失于积雪之中。

“我怀孕了吗?”这是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了。在我之前有多少妇女问过同样的问题?又有多少妇女就在此刻像我一样站在窗前,等待着浸湿尿液的试纸条显现出颜色?有人正在祈祷色杠不要出现;有人则希望心想事成。“我怀孕了吗?”在这一时刻,我竟不知我希望得到的是何种回答。我主要的感觉是气馁,想不到

^① 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妇女堕胎是否合法作出裁决的著名案例。——译者